

界

愚

中

篇

小

说

选

罗曼史

界
愚
著

婚，却已经像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，一个月也难得在自己的床上睡上两晚。但这又能怪谁呢？那美玉不清楚，要怪就只能怪她妈总是这样，还小的时候担心儿子吃亏，会让人欺负；大了，有了对象，就怕他在那上头太贪，会发了。那可是要乐极生悲的。一个在这上头没吃过亏的人，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那美玉就吃过这样的亏。那种羞辱，即使多年回想起来，还能恨得把牙齿都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界 愚 中 篇 小 说 选

罗曼史

界 愚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曼史: 界愚中篇小说选 / 界愚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5

(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)

ISBN 978-7-5339-2858-2

I. 罗… II. 界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 060016 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

装帧设计 田禾工作室

罗曼史: 界愚中篇小说选

界愚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字数 261 千字

印张 14.75

插页 2

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58-2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CONTENTS

目录

煲汤	001
欢乐颂	034
罗曼史	070
女人	100
胭脂	134
塑料地毯	162
玛格丽特	197

煲汤



小桥比较贪睡,一般不到下午不会起来。有时,就算到了下午,睡醒了,还是不愿起来。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也是蛮快乐的一件事。可是,这几天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,小桥失眠了,怎么也睡不踏实。刚在床上迷糊一会,就会被天亮时的各种声音吵醒。先是小区里倒垃圾的车声,接着是人家下楼去买菜的脚步声,把自行车从车棚里推出的声音,最后是清晨越来越多的汽车的声音。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灌满她的耳朵,就像睡在大街上。小桥讨厌所有的声音,但对睡的地方不讲究,有床,有被子就能躺下,就能睡着。可她这几天失眠了。除了耳朵,脑袋里也是乱七八糟的声音,主要是音乐与歌声。那些节奏,会让她的心莫名其妙地跟着跳起来。

小桥工作的地方是歌厅,时间在晚上。六点,七点,八点上班都没有关系,但通常不会超过九点。通常九点是客人云集的时间。九点,歌厅的高潮来临了。然而,小桥却提不起劲来,歌唱得勉强,酒喝得更勉强,一脸都是强颜欢笑,都应酬到了打水漂的程度。这怎么行,哪像是干娱乐



事业的人？领班忍了好几回，昨天晚上再也忍不下去了，趁着小桥出来上洗手间，也跟了进来，问她怎么了，出了什么事。小桥不吱声，自顾自上完厕所，出来在哗哗的水声里洗手。领班把手搭在她肩上，看着镜子叹了口气，让她有什么事就说出来，不要闷在心里，能帮她一定帮。小桥说没事。说完，就往外走。领班让她站住，伸出两根食指往自己嘴角上一拉一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要笑。领班诚恳地请求，小姐，为了钱，开心点。

可是，小桥开心不起来，心里总像挂着沉甸甸的东西，拿着麦克风唱歌，思想都在开小差，两只眼睛忍不住要向下去看一眼胸口挂着的手机。就连那个醉醺醺的客人，用一只手搂住了她，另一只手都伸进衣服里了，她还是没反应。客人得了便宜，却不卖乖，问她是不是塑料做的。小桥笑了笑，说就当她是塑料做的吧。这是什么态度？半醉的男人都粗鲁，手上用了力，在她上面狠劲拧了把，小桥哇地叫起来。那声音响得过分了点，KTV里的其他眼睛都落在她身上，让她有了要流泪的感觉。但是，小桥不会哭，子宫都刮好几回了，已经没有什么痛是不能忍受的了。她把身体向那人靠过去，把脸贴上去，把他的手从衣服里面拿出来，但注意力还是集中在胸口的手机上。

这只手机上面嵌着一圈钻石的心。一连三天了，它一响，小桥的心就跳起来，可一看显示出来的号码，她的心又沉了下去。这是反常的现象。小桥知道这不正常，做小姐的怎么还可以惦记男人？要想也只能想钱。这是小姐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：男人就等于钱。然而，小桥已经两个晚上没跟客人出去了，再多的钱也不干。被缠得实在没办法了，她索性对那些客人说病了，是性病。说完就冷冷地笑，吓了一跳的男人表情各异，可都不能让她高兴起来。

小桥傻了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都傻到自己在砸自己的饭碗了。

要好的几个姐妹都来劝她，特别是阿兰，一点也不客气地提醒她，要知道自己是干嘛一行的，要面对现实，别为了个人问题，把工作的大方向偏离了。可是，小桥忍不住要往个人问题上想，一想就想起了那个叫丁原的男人。

小桥的心里多了个男人，这不能怪她，主要是那个叫丁原的男人说过一句话。他有一天在床上心血来潮，忽然对小桥说，别做了，我来养你。

当然，小桥那时没理他，就当没听见，翻了个身拿背对着他。这种话，当小姐的人人都听过，不止一回地听过，什么叫花言巧语？这就是花言巧语。男人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，可是等折腾过了，睡醒了，睁开眼睛什么都不会记得。这就是男人。小桥了解男人，所以不相信男人。不过，丁原的话她听进去了，落实进了心田。小桥总觉得奇怪，他跟别的男人不同。所以说女人的第一感觉很重要，当小姐的也不例外，接触的人再多，这第一感觉还是有的。丁原一眼看上去是个很老实的男人，穿着白衬衫，胳膊窝里还紧夹着个包，像个规矩

的公务员,进了包厢也不知道把它挂起来,坐下了都放在大腿上,用胳膊肘压着,有点包在人在、包亡人亡的味道。他在 KTV 里就跟招工面试一样,放不开,紧张,内心有压力,脸上还要故作老练,坐在沙发里仰着脑袋,把带进来的小姐一个个地打量,看得很仔细,目光严肃而谨慎,来回比较了好几遍,像是看花了眼,才胡乱一指小桥,说,就你吧。

阿兰常说越老实的男人到了床上就越难侍候。小桥相信这话是真的。阿兰不会骗她。她们是睡在一间屋子里的两姐妹,同呼吸,共命运。可丁原看起来真的很老实,他点了酒,点了饮料,点了水果与小吃,末了叮嘱服务生关上门,拿起点歌的本子交给小桥,让她想唱什么就到电脑上去检索。丁原用了“检索”这两个字,小桥觉得有点可笑,于是就说你是老板,你要唱什么,我就陪你唱。丁原却说他不会唱歌。那就等你朋友来了再检索吧。小桥看不起没见过世面的男人,也不愿看世面见得太多的男人。女人的心理复杂。她把本子放回茶几上。丁原说他没约朋友来,就他们两个人时,小桥的心怦地跳了下。

这几天,满世界都在议论小姐让人打劫那些事,电视里说,报纸上说,客人们也在说,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歌厅里的小姐们。这些事一般发生在宾馆里,发生在她们住的地方,也有发生在 KTV 包厢里的,都死了好几个人了。听得小桥很害怕,认为自己迟早会遇上那么一次。她都做了最坏的打算,要是真遇上了,命是最要紧的,她可以随便让那人干什么,要钱给钱,要人给人,就是不能把命丢了,也不能把身体伤了。只要活着,身体不出岔子,赚钱不是困难的事。不过话说回来,丁原的脾气确实很好,现在很少有这样的客人了。这种人不逗他不行。小桥问他为什么来找小姐。他笑了笑没回答。问他为什么不点别人,偏偏点了她。丁原这才扭头看着小桥,说她漂亮。说小桥漂亮的男人多了,但丁原看她的目光不一样,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现在,男人看女人都是围绕着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”,尤其到了 KTV 里面,不撩起裙子往里面看的男人已经算很有修养了。可丁原不这样,他的眼睛规矩地看着小桥的眼睛,看得过分了,让小桥反倒有点羞怯,一下子还觉得有那么一点忧伤,想抽烟。丁原却说不抽烟,但马上按铃让服务生去拿了一包。看得出他还是个很细心的人,他什么都要问得清清楚楚。他问了小桥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,还一再问她是不是真的,有没有骗他。在这方面小桥不像别的小姐,名字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名字只不过是符号,身体都敞开了,把名字藏起来有意思吗?她把身份证从包里拿出来给他看,也问他是不是在公安局干的。丁原笑了。他一笑就显得年轻了,有了朝气。接着,他又详细地问了买一个钟要多少钱,买全钟要多少钱,最后,他又问带出去该付多少小费。小桥想他应该不会是来打劫的,那么就让自己来打劫他吧。小桥说她不出去。丁原很奇怪,小姐怎么会不出去呢?小桥也问他



小姐为什么非要出去呢？

可最后小桥还是跟他出去了。陪客人唱歌聊天是她的副业，小桥真正的工作是跟客人们出去。他们去了一家离歌厅很远的宾馆。在电梯里，丁原让她便宜点，他说以后还会常来光顾的。小桥说那就等下次来了再说吧。人要向前看，干这一行更不能相信客人说的“以后”，就算是个老实的客人，也不能相信。何况，丁原到了床上就变得不老实了。男人那些可敬的品质：认真、执著、从容、贪婪、持久，一下子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。这令人忍不住要对他刮目相看。但他看起来除了比自己年长一些，长得也不够高大外，他看上去真的很老实。他一个劲地问小桥，真的叫小桥？

小桥说，是。

真的二十四岁？

小桥说，是。

做了多久了？

小桥撒谎了，说，半年。

电话多少？

小桥不说了。

丁原不仅人老实，还守信用，他说过两天来，小桥准会在第三天见到他。有时他说已经在宾馆开好房间等着了，小桥到了那里，他在看电视。他说时间就是金钱。这话却说得不对，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小桥收的钱却越来越少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好几次小桥索性说算了，看他为她也够破费了，他却非要用那些钱来请客吃饭。

小桥喜欢男人请她吃饭的感觉。在饭店里，在那么多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面前，这感觉有时比在床上要好，不是一个层次上的，有了那么点恋爱的意思。就算婚外恋也是充满幸福的。小桥在这方面要求不高，可就是不明白，丁原为什么要这样待她。所以，每次都想问他为什么只找她一个人，可又怕自己的好奇心会提醒他去找别的小姐。小桥虽然不懂经济学，但毕竟也算做生意的。做生意要符合市场规律，得跟着市场大方向走，要讲究客户垄断。



丁原打电话来的时候，小桥还在床上，睡不着，也不想起来，看着窗帘后面

阳光的影子胡思乱想。手机的铃声把她吓了一跳,等看清是丁原的号码,她把眼睛闭上了,长长地吐出一口气,让铃声悦耳地响彻。阿兰被吵醒了,蒙住被子说不接就关了。小桥这才把它贴在耳朵上,听见丁原问她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,是不是忙得把他忘了。小桥不说话,静静地听着,辨别着话里的味道。男人的猜测与责备,让她有了甜蜜的感觉,在被子里抱紧了自己。丁原说这几天他忙了点,不过现在空了。他让小桥起来,说要带她去看房子。还说只要看中了,他就租下来。小桥的心跳到了嗓子眼里,为什么不是买下来呢?她想,但是没问。小桥知道女人的想法一多,男人就会害怕。她说下午吧,她睡了还不到几个小时。丁原说下午他没空。那就晚上。丁原说哪有晚上去看房子的,房东会把我们当成贼的。他像是知道小桥肯定会听他的,接着又提醒她穿斯文点,他在越秀花苑的大门口等着。

那房子在越秀花苑里面,在六楼,是小桥曾经想象过的三口之家的格局。所有的门都敞开着,里面的家具不新也不旧,电器同样不新也不旧。丁原问她怎么样。小桥淡淡地说一般。而房东却说这里台湾人都住过。好像他的房子因此有了身价,连他也跟着沾光那样,房东说这话时的表情一脸骄傲。不过,他从丁原手里接过钱的手势有点急切了,让小桥认为不值这个价。可丁原好像不在乎钱的多少,他比房东更急切,关上门就问还缺什么。小桥说不上来,这是陌生的感觉,心里难免有股说不上来的滋味。另一种生活要开始了,小桥想过,也盼望过,但准备得还是不够充分,来得快了一点,也突然了一点,反倒让气氛有了不同寻常的沉静。小桥只顾着在检查电话有没开通,空调是不是制冷,还仔细地看了抽水马桶的泻水情况,丁原却一声不响地扑了上来。小桥就想到了她需要的东西。

一张床。小桥说,我要一张新的大床。

床送来那天,小桥正在给家里写信。其实,现在最烦的就是写信,小桥一次次把钱寄回去,让她妈装部电话,有什么事只要电话里讲就行了,可她妈总舍不得。自从丈夫死了以后,她妈也像变了个人,变得什么都怕失去。好在她还相信银行,非要把那些钱存起来,说等女儿嫁人的时候派用场。小桥在信里告诉她妈她已经不在房产公司做了,她换了个赚钱更多、更省力的工作。她没说那是什么工作,写到最后才带了一笔,说她要结婚了,丈夫叫丁原,人很老实,要是他工作不忙的话,到了春节就带他回来,大家见个面。她把信封好,忽然想到骗人也要骗得像一点,应该随信寄张照片去,结婚怎么能连张照片也没有呢?于是,就打电话给丁原,让他有空的话就一起去趟影楼。可是,丁原说他这会没空,他让小桥也别再多说了,这会他正陪老婆在医院里。

丁原的老婆黄有珍有严重的妇科病,好几年了。那个时候,丁原的公司刚



办起来,在和兴弄里租了间街道办事处活动室。两张办公桌,一部传真机,还有担任电话接线员与财务会计的黄有珍,就是全部的创新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了。用丁原的话说主要是做外贸,一天到晚在外面跑,接了单子先拿到乡下的模具工棚里去制样,再送纽扣厂去订货,然后,蹬着三轮车提回来,夫妻俩在晚上装箱,贴上创新公司的商标,第二天就是出口产品了。那个时候忙,黄有珍一步也不敢离开办公桌,丁原关照得明白——电话,守住电话,就等于守住了公司。这一点,黄有珍也很清楚,现在的公司,就是以后的金戒指、金项链,可能还不止,可能里面还有洋房与汽车。然而,就是没有厕所,公司里没有,方圆几条街上也没有。黄有珍不喝水,不撒尿,眼睛盯着电话机,肚子里只有一个字:忍。

等到总算可以喘口气了,丁原从人才交流市场上招来了电话接线员与财务会计,黄有珍戴着戒指、项链还有耳环才上了一回医院。妇科医生是个面目慈祥的女同志,咂巴着舌头,说麻烦,都已经成顽固性的了。黄有珍注意到了医生的表情,医生的表情很能说明问题,而关键还在医生说的话上头。医生说都有可能,什么途径都能染上。黄有珍的脸一下都红到脖子里,肚子里的火却蹿到了脑门上。四十岁的女人最容易恼羞成怒,尤其在这种事上面,黄有珍特别地敏感,也特别地极端,一头撞死在丁原胸口上同归于尽的想法都有。两人一直闹到后半夜,黄有珍嗓子哭哑了,眼泪哭干了,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,才勉强听从丁原的建议,明天换一家医院再去查,两个人一起去。丁原相信医院,也相信医生,脚正不怕鞋歪,丁原相信医院与医生总能还他一个清白。

第二天,他们一大早就去了妇保医院,看的还是专家门诊。专家的话说得相当科学,也很客观,既不排除夫妻双方生活方面的问题,也不排除个人卫生上的问题。这就说明什么可能都是存在的,而关键是丁原很健康,从化验单上看不出一点问题,专家就断定这病的起因,只能产生在黄有珍的生理卫生上面。离开医院的一路上,黄有珍很难为情,但更多的是内疚,冤枉了丁原,就得有所表示。她挎住丁原的胳膊,把脸贴在他肩膀上,无限地柔情,就像回到了十几年前,他们刚结婚那会。黄有珍问他要吃什么,她这就回家去煮。丁原说算了,还是上馆子去吃吧,省事。夫妻俩坐在小饭店里,丁原的感慨就像外面驶过的汽车,接二连三,车轮滚滚。岁月真是一个无情的车轮,从一个好端端的女人身上碾过,一转眼,就什么也没有了,碾平了,只剩下一堆铺开的肉。仔细想想,岁月还像一个巴掌,这些年里来来回回地扇着黄有珍的脸,打歪了,打肿了,打开花了。想起昨天晚上,丁原恨不得隔着桌子,一个巴掌扇到那张五颜六色的脸上面去。不过,丁原没有动,看看店堂里的其他女人,再看看大街上走来走去的那些女人,有时候女人就是一面镜子,通过别的女人,可以一清二楚地反映出自己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可以这么说,作为一个男人,丁原的许多想

法都产生在这个中午,就在这家与老婆一起吃着便饭的小馆子里。

公司里的电话接线员小胡是个年轻的姑娘,不算很漂亮,也谈不上丰满,不过对于丁原来说可以了,人的审美要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,这是自然法则,丁原都四十二了,他是抱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想法试试看的。可是,电话接线员小胡不领情,也可能是年纪太轻的缘故,把自己看得太高,真当成高高挂在半空的月亮。丁原给她加了工资,发了奖金,把她从电话接线员提到秘书的岗位上,有事没事还带她出去吃顿饭,可小姑娘就是放不开,根本不知道与时俱进是怎么回事,一拉她的手马上缩回去,还一本正经地告诉丁原别这样,他们只是工作关系。但工作关系是可以过渡到别的关系上面去的,丁原接触的很多老总都是这样,没个女秘书搂着,还能人前人后地叫丁总吗?丁原下了决心,事情总得有个结果,在跟一个客户喝完了两瓶黄酒的午后,他把小胡叫到办公室里摊牌。丁原红着脸,满嘴喷着酒气,秘书小胡却当场流下了眼泪,捂着脸一扭屁股就跑了,再也没回公司。不过,三个月后,姑娘的男朋友从安徽赶来,穿着一身武警的制服,坐在丁原的办公室里。丁原害怕得要命,这种事情说不清楚,而且在公司一闹开,最终会传到黄有珍耳朵里去。好在那个当武警的男朋友很文明,不吵也不闹,客客气气地说是替小胡来领那大半个月工资与奖金的。丁原松了口气,钱还是能让人安心的。那人拍了拍装着工资的信封走了,临走的时候还回头一笑,那笑容是意味深长的。

三

丁原每个月都要开车送黄有珍上医院去冲洗。事实上,这病小桥也得过,发作的时候又湿又痒,像有无数的蚂蚁在那里筑巢,严重的那几天害得她班都上不成,恨不得一屁股坐到沸水里。那时,她很恼火,恨死了,打电话把丁原叫出来,给他看病历,问他这是怎么回事。丁原说不知道。

可我知道,小桥说,肯定是你传染给我的,你知道自己有病就得跟我说清楚。

我怎么会有病呢?丁原非要说这病是她从别的客人那里得来的。

这话说得小桥很委屈,有了眼泪。小桥在工作中一向比较注重卫生与安全,尤其是第三次流产那会,医生都警告了,为了下一代一定要注意了。从那时起,她给自己下了死规定:宁可少赚钱,不赚钱,也不能把措施疏忽了。干这行



的人人要注意身体,没有一副好身体是赚不到大钱的。因此,卫生工作尤为重要,马虎不得。小桥含着泪,对丁原说,在所有的人当中,只跟他没用那层隔膜。她可以对天发誓,这病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传到我身上。

丁原不说话,低头仔细地研究那张病历,最后从医生潦草的字体上得出结论,这病黄有珍也得过。他说不要紧的。他抬起头来,忽然又说了,不要再做了,我养你。

可小桥还在气头上,气急败坏,根本没听进去。她说,你说不跟你老婆睡在一张床上,你们不睡在一起,我怎么会得这种病?

女人就是这样,一受人重视,就会抖起来,要求也水涨船高,一下就忘记自己是谁,说话也不讲分寸了。但是,小桥说完就马上清醒了,怎么可以这样说呢?都不顾自己的身份了,那是要让人耻笑的。做女人最忌讳的就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好在丁原不是这样的人,他一本正经地说好歹是老婆,一个月一次的报表总得交的。最后,他还是那句话:别做了,我来养你。

当时小桥没理他,乖乖地坐上他的车,由他带着去了妇保医院。小桥不出声,心里想的已经不是病情了,面对人生,疾病实在算不上大问题。丁原一到医院就去排队挂号,挂了号让她一个人上去找医生。丁原说那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,他老婆每次来都是找他的。这是小桥没想到的,想不到能跟他老婆上了同一家医院,找的还是同一个医生。小桥高兴了。而几天后,让她更高兴的是把病治好了,一点都不怎么费劲,内服外敷就好了。可丁原的老婆却仍然每个月都要上医院去。小桥高兴,感到说不出的愉快,这就叫同人不同命。都说小姐的身子贱,可命不一定贱。小桥答应了丁原把她包起来的要求,她这人还是比较会说话的,谈条件的时候没有像别的小姐那样漫天要价,她只坚持一个原则,以后得有措施,要么跟她的时候,要么跟他老婆的时候。她让丁原选择,她说,在这事上得听我的。

丁原很爽快,连想都没想就从床头柜里拿了两盒,说要带回家去。放进包里的时候,他还解释性地补充道,这够他在家里用上大半年的。

是一年零八个月。小桥提醒他说,你一个月才一次。

丁原笑了。丁原这人真的不错,除了在床上开展运动外,有时还开车到远一点的郊外去散散步,像谈恋爱一样,他要求小桥挽着他的手臂。当然,除了挽着他,小桥还把脑袋靠在他肩上。这是很必要的,充满了浪漫与温馨。可让她最兴奋的,还是丁原把她买的套子用到了对付老婆的事情上,这让小桥有了侵略别人的痛快感觉。现在,她不仅把丁原占有了,连他老婆也没放过。小桥取得了当小姐以来的最大成就。所以,她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愿望,就是见见黄有珍,看看这个得了一身病,却得不到一个完整老公的女人。

临出门的时候,小桥特意戴了副墨镜,站在妇保医院马路对面的一家花店门口,一边吃着冰激凌,一边漫不经心地注视着。丁原的车就停在那扇大门的一侧,经过那辆车旁,在这扇门里进进出出的女人,除了探病的,都是在那地方出了问题的,可从她们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来。但黄有珍就不同了,她跟在丁原身后,隔了那么远都能看见她脸上的雀斑,就像一块在风中晾到中午的烧饼,总之是不像样了。他们一句话也不说,一左一右钻进车里。一直等到车拐过了街口,小桥才扔掉冰激凌,掏出手机,懒洋洋地问他现在在哪里。她说想他了,快来,现在就来。

丁原干脆地说了声知道了,就把手机关了,整个下午一直没开过。小桥在家里等到晚上七点半,才从沙发里爬起来,关掉电视机,去卫生间洗了把脸,然后进厨房给自己做饭吃。她在电饭煲里加了点水,把中午剩下的饭热了热。说实话,小桥对吃的要求不高,随便吃什么都行,有一顿没一顿也行,她从来不会觉得饿,现在就是觉得没劲。

小桥的饭还没吃完,手机在包里响了起来。是以前的一个客户,他说来吧,他已经想了好几天了。小桥告诉他他不干了,她已经“退休”了。那人就在电话那头笑,说,你“退休”了,那我怎么办?

小桥把阿兰的电话告诉他,让他去找阿兰,一样的,她也很年轻,也很漂亮。

那人不死心,说想要别的女人,他也不打这个电话了。小桥说真的不行。那人就说她傻,想不通,干吗有钱不赚呢?小桥只好老实地骗他自己嫁人了,请他以后别打电话来了。但那人不相信,说嫁人了也一样可以出来赚外快,做一次又不会刨掉一层皮。小桥不想跟他多说了,那人却没完没了,说那好,只要哪天再想说的话,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他。他还说小桥不做真是可惜了,他多出一点钱也愿意。

这个电话让小桥再也没心情吃饭了。丁原说得不错,她应该再去买一张SIM卡,可又怕换了号码,就再也没人找得到她。一个人日夜待在家里不好受。有一天,她在电话里恳求阿兰,给我说说吧,随便说什么都行,现在除了电视里的新闻,我一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。

于是,阿兰就对她说歌厅的老板跑了,换成了一帮以前街上的混混,他们一来就轮着把里面的小姐都过了一遍,然后还给大家开了个会,说什么要企业化管理,自说自话就把抽头提高了一层。阿兰说现在她的生意都在外面接了,干吗要拿钱去养那帮人?她还让小桥把以前的客人都介绍给她,说打好了基础就开个店,退到第二线去,反正活是靠干出来的,在饭店里吃得付钱,在路边摊上吃也得付钱,她不讲究那个排场了,哪怕是薄利多销,她也要自己先当自己的老板。阿兰说这叫争气不争财。



阿兰是个有志气的小姐。小桥很庆幸跟了丁原,这种庆幸里带着明显的感激。现在,她再也不用为这些事操心了。丁原基本上一个星期来这里三四个晚上,有空的时候下午也来躺一会。他来的时候会先在路上打个电话上来,告诉小桥还有多少时间他就要到了。这让小桥很不高兴,老实人容易犯糊涂,真不知道他算什么意思。小桥一再提醒他别再打电话了,这是你的家,我是你这个家里的女人。丁原却说习惯了,一想到小桥就先想起了电话。小桥一本正经地说,你得把这个毛病改掉,你要是不放心我,我可以回去。

丁原一来就坐到沙发里,小桥把他的皮鞋脱了,还替他把拖鞋套到脚上。丁原站起来抱住她,可小桥提不起劲来,想得久了,就算一壶煮开的水也会凉。小桥心里难过,又说起了他的电话,重申,以后不要再在路上打电话了,我每天都会在这里等着你的,我现在是你一个人的女人。丁原说,不就是一个电话嘛,他说小桥这是多心了。小桥就问他,那你回家也打电话给你老婆吗?丁原没话说了,只知道呵呵地笑。小桥说,你也得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,要进这扇门就得拿我当成老婆。

此后,丁原再也没有事先打过电话,却买了许多补肾的中药与一本《药膳五百种》,说要当他的老婆,首先得学会煮菜。小桥说,你要补就去药房里买现成的,吃起来也方便。

丁原摇头,说她不懂,外面卖的,哪有家里煮的吃起来放心。

现在,小桥的兴趣一点点转移到了烹饪上面,人有了事做,精神面貌就不一样。小桥有时忍不住要对着镜子打量自己,发现起了变化,神情举止不一样了,连向后捋头发的手势看上去也跟以前不同,完全是一副成家立业的派头。小桥迷上了煲汤,在火上咕嘟咕嘟地煮着,心里就想着丁原。想着跟他一块吃饭,洗澡的时候给他搓背,到了床上检查他的指甲,给他按摩,然后是从容不迫地做爱。小桥想别的女人肯定也是这样想她们的男人。

四

有一天,丁原忽然抱了一条狗回来,是一条鼻子墨黑、浑身雪白的京巴狗。那条狗跟小桥真的很有缘,一见面就蹿进她怀里。小桥抱着它,丁原抱着小桥,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。小桥说就这样一起拍张照吧。丁原说他从来不拍照,就连跟老婆结婚的时候也没拍照。小桥没话说了,野的就是野的,让人包养就得

守包养的规矩,丁原肯定也很清楚。他们在这方面都是懂规矩的人。这个晚上,小桥显得特别地落寞与伤感,是种说不出来,也提不起劲的感觉,一举一动都带着哀怨,想抱住枕头自由自在地哭上一场。但是,小桥没有哭,哀怨反倒使一个女人呈现出别样的风情,让丁原疼爱得不得了,就像搂着自己的女儿,不想说话,就想这样紧紧地搂着。

说心里话,丁原对小桥是相当满意的。有时候,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,把脚搁在办公桌上,想想都想笑出声来。丁原把这种快乐憋在肚子里,浑身上下就有了返老还童的活力,尤其是在公共场所,在跟客户应酬的当口,手机响了,一看号码马上容光焕发,压低了嗓子,很掩饰也很明显地说不来了,忙,在吃饭呢。要不就是看一眼手表,估计着时间,说快了,再过个把钟头吧。爱一个人是要让人知道的,养着一个女人也一样,藏起来的乐趣恰恰是在露出来的时候。好在客户们都很理解,见怪不怪,要是碰上特别熟的,还让丁原带出来,大家一起吃顿饭有什么关系?客户很有涵养地拍着丁原的肩,认识认识嘛,都是朋友嘛。

丁原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情,老实人就是老实人,笑得此地无银三百两,还有那么一点让人识破后的慌张,赶紧说没,没那回事。然而,丁原心里是舒坦的,在这大庭广众之下,这种藏头露尾的表示,其实就是公开的说明——有一个女人这时正在家里一心一意地等着他。然后,丁原就显得喝酒也没心思了,一副顾着这头挂着那头的样子,而且,喝着喝着还会走神,目的就是让客户先发话:要不,就早点散了?丁原自然是要挺着脖子客气一阵,那怎么行?吃好吃好,还要玩好嘛,这是三大纪律。不过,现在的客户们对吃喝的要求不高,关键在玩,在娱乐上面,这也是最耗钱的地方。如果不是很特别的客户,丁原这个时候就会陪着他们来到门口,一脸的勉为其难,又无可奈何,就像一个偷着溜出家门的新郎官,再也坚持不下去,非回家去不可了。丁原连连拱手,一步一声抱歉,今晚是不能尽兴了。为了防止客户们不理解,通常他还会在最后握手时,加上一句感叹:没办法呀,家外有家嘛。

比起别的那些接单子、开公司的,丁原确实算本分了。自从有了小桥之后,就一门心思扑在那一亩三分地里,再也不抱别的想法了。但是,本分人都有一个普遍的特征,就是想得多。想有时候是很可怕的,尤其是想小桥那种从KTV里出来的女人,一件好事,经过丁原长时间的想象,就会走上岔道。说来也奇怪,那岔道的途中摆的就是越秀花苑六楼上的那张床,床上尽是一张又一张男人的脸,既模糊,又清晰,几乎是一眼望不到头。这可怎么好?丁原的心一把被揪住了,再也放不开。老实的生意人,毕竟还是生意人,丁原采用的办法就是打电话,告诉小桥他要来了,说正在路上的时候,丁原其实已经在越秀花苑里面



了,就在公寓下面的楼梯口,夹着包,叼着香烟,不时地看着手表,像在等人,眼睛东张西望,而注意力却全部集中在从楼梯上下来的男人身上。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下来的男人,都会走得很急,步履中带着慌张,也有可能是脸上的红晕还没退去,嘴巴里还喘着粗气。事实证明,小桥是经得起考验的,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,看来是自己多心了。丁原用夹着香烟的手摸了摸已经有点宽广的额头,在心里笑得很无声,上楼的步子也尤为轻快,几乎是带着节奏的。

现在,丁原对小桥是完全放心了,可以说比家里的老婆黄有珍更让他放心,看来这个女人是全心全意跟定了自己,自己也得诚心诚意地待她。丁原是个讲诚信的男人,这也是多年来从生意场上总结出来的教训——人是一定要经过考察的。当初,创新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还是两张办公桌时,丁原就是吃尽了考察的苦头,不敢让客户上门,客户却偏要到公司看看,招呼也不打一个,拿着丁原的名片看得没有声音,过了没几天就把车子开到了和兴街道的老年活动室门口。看了两眼后,客户开口了,指着黄有珍与那两张办公桌,让丁原自己说,我能把生意交给你吗?

丁原说不出话来,一个字也没有,肚子里憋着一股气。老实人就是这样,说得少,做得多,一声不吭就去港澳大厦的六楼租了一间办公室。为这事,黄有珍闹了一夜,也哭了一夜,都提到“离婚”那两个字了,幸亏丁原交出去的租金里有两张是她的存折。到了第二天,黄有珍还捂着胸口,含着眼泪说离,一定离,等丁原把钱还她了就离。一年过去了,丁原把办公室从六楼搬到了八楼,把一间变成了五间。那个时候,黄有珍看来早忘了那两张存折,逛街路过还偶尔上去坐坐,说话的口气也不一样了,完全是老板娘的派头,谦虚、谨慎、团结,却不紧张,很容易跟员工们打成一片,有几个不知轻重的年轻人已经不叫她老板娘了,都称大姐了。黄有珍当然是有目的的,这给了丁原一定的压力。丁原不是没有考虑过小桥一个人待在家里闷,想在公司里给她安排个位置,一来朝夕相处,二来也便于在办公室里找点乐趣。丁原一直有这个想法,面对宽敞的大沙发,擦得锃亮的办公桌,怎么能让人不想呢?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啊,特殊就意味着刺激,就是碍于黄有珍偶尔上来坐坐。

不过,丁原最终还是开口了。那个晚上有点无所事事,坐在沙发里看电视,香港的故事片,电视里那间办公室还不如丁原的大,也没沙发,就在办公桌后面摆了把转来转去的大班椅,女秘书倒是挺漂亮的。丁原说,要不你也来上班?小桥不出声,一动不动依着,眼睛盯着电视。丁原又说,就当散散心也好。

小桥心动了,但还是有点怕,在肚子里问了自己三遍:当二奶的能去抛头露面吗?答案是肯定的——不能。可这话不好说,回答得直接了,会让人误解,以为自己贪图享受,好吃懒做,好逸恶劳,这是做女人很忌讳的德性。而去了干

什么呢？小桥看不出来，也可以想象出来，最多也就是跟电视里的女秘书这会干的一样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公司毕竟是人多嘴杂的地方，一脚踏空，就会跌个粉身碎骨。不过，丁原喜欢自己是真的，显而易见，他是越来越喜欢自己了。小桥坐着，从腰部环抱住丁原，贴紧，就像缩在她脚边那条京巴狗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过了很久，小桥才吐了两个莫名其妙的字：我怕。丁原问她怕什么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小桥说，反正就是怕。

五

小桥隔壁住着个漂亮的女人，不算太年轻，可风姿正浓，也会打扮。打扮是一门手艺，里面很有学问，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，能看出一个人的身份与背景，还能看出一个人肚子里的文化与口袋里的钱。小桥在看人方面也是有点基础的，怎么看那女人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。她们常在楼梯上碰面，那女人看小桥的时候从头看到脚，再把目光停留在她肚脐眼的地方，然后一点点往上抬，重新看她的脸，像在辨别她用了什么口红，或是什么粉底。小桥也一样，不卑不亢，她们的目光都很矜持，也很放肆，这通常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，很锋利，可以割开衣服看到里面去，能看清脱了衣服到底是什么货色，而且还很有比较性。女人成堆，无所事事的地方看人大多用这种眼神，带着竞争与不服输的意味。时间一长，她们相互看惯了，也看累了，脸上开始有了点笑容。她朝小桥笑笑，小桥也朝她笑笑。她用手一指家门，让小桥有空上她家里去玩。小桥也一指自己家的门，让她有空也来玩。其实，她们都很空，但小桥知道去别人家里玩是犯忌的。当过小姐的人都知道，只有想抢别人饭碗的，才借着玩的幌子在人家的地方进进出出。

可是，有一天那女人忽然来敲门，问小桥打不打麻将。她的脸上挂满了笑容，一开口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，说，三缺一，帮帮忙吧。

小桥已经有些日子没打麻将了，搬进这里后，连牌也没摸过。但是，麻将、牌九、二十一点都是干小姐这行必须学会的，不然会让同行看不起，业务也拓展不开。赌博是娱乐的重心。小桥当然不能让那女人看不起，她换下睡衣就去了隔壁。

桌子前坐的另外两个男人，从他们叼在嘴唇上的香烟就能看出来，他们都是那种吃饱了没事干的人。尽管身上穿得比老板还老板，可口袋里不一定拿得